

回首

“小扁担,五尺三,有故事,不简单。”这是一段民间谚语。当然了,应该还有一句:“欲知山中情,去问砍柴人。”

说起扁担,中年人都会有所记忆,特别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年代,扁担是不可或缺的生产工具,说是生产加生活的必需品也不为过。闽南地区的扁担大抵有“竹担”“木担”,还有一款“尖担”。

“竹担”取成熟健康的毛竹,一头削成镰状,一头拿火烤成弯钩,如此可挂可插。竹担坚韧且有弹性,挑担子走路悠悠,经常还能发出竹和绳摩擦的独特声响,悦耳颇具节奏感,省力又惬意,有分散和缓解疲劳的功效。竹担女人用得最多,休息时可以用它当凳子坐,横在水沟上或者两条田埂的三角区。只是听说不宜男女共坐,因为重量叠加时容易两个屁股滑向一块,若是不小心把扁担坐折了,不光丢面子还误了挑担回去,到时候该如何跟家人叙说缘由,有些谎话不大好圆而且越描越黑。

“木担”则挑选木质纤维较佳且没有疤痕的硬木料,主要是楠木一类的,还有“赤皮”,特别是“水金京”制成的“番扁担”更被视为家中之宝,听说还有传世至今的。木担削成细长条状,中间稍宽,不伤肩膀。两头各镶有

一到两个圆圆的铆钉,俗称“扁担奶”,为的是防止货绳滑出。“扁担奶”还有一个特殊功用,就是专治脚底瘀血。那年代的人光脚的多,负重劳作时脚底经常踩到石子等硬物而结节成瘀,民间偏方让人对准脚底患处狠劲踩在“扁担奶”上,另一人在其膝弯处沾水拍打,直到渗出丝丝血印。这个偏方有通脉化瘀之功效,我也用过,真是刺痛钻心,至今难忘。青壮男人一般喜用木担,握在手上有棍棒之威,显得豪放大气。劳作间隙或傍晚饭后,经常相约于田间地头晒谷场上,拿五尺扁担比试身手。当年



(CFP图)

扁担纪事

□洪天平

的我年少气盛,也乐此不疲,靠“牛犊”之勇还赢过不少人。

“尖担”也是木质的,材料和“木担”差不多,专供上山挑柴草之用。为了方便实用,农人们把它做成两头都是锥状,有一头还套上了铁箍,带金属这头可以猛力栽在地上,哪怕坚硬的山地也不怕,因为尖担必须竖着放,高出草从醒目好找;如果随意搁地上,不小心顺着斜坡往下溜,一直到了谷底,便再难寻回。另一头是用来插柴草的,既滑溜又不伤手。还有一道工序叫“打结”,就地取一截尺把长拐杖粗的树杈,与捆绳

作交叉麻花状,尖担从中穿过更觉扎实牢靠。有意思的是,尖担都呈拱形,中间一段恰似桥的中央跨梁,挑担上肩时稳当结实。好把式再加上好尖担,一担柴草从山上往下走,远远望去,像极了两个大大的草垛缓缓滚动,只见柴草不见人影。

人们肩挑背驮,埋头黄土躬耕田野。扁担在握,活活顺手,早晚赶路,壮胆防贼,竖着可挂斗笠帽子,横着可晾衣服汗巾。小小扁担凝聚着劳动者的智慧,也浸透着劳动者的汗水。

如今,扁担已慢慢淡出人们的视线,机械化、集约化、数字化的时代,已经渐次没有扁担什么事,扁担再也不必苦苦“担当”了。但实心直肠、站着是“一”躺下也是“一”的扁担风采,却是令人难忘的。



要想成为强者,决不能绕过挡道的荆棘,也不能回避风雨的冲刷。

天伦

母亲的画

□樊淑君

母亲读书不多,认字不多,常常因写错字闹笑话。她会吧“花卉市场”写成“花奔市场”;把“匿名”写成“若名”;把“洗”写成“洗”……

我上学时,母亲最苦恼的是参加我的家长会。按照当时学校的传统,家长需要在家长会上给自家的孩子写寄语。母亲会写的字不多,写不出两三句话,不写又怕给我丢脸,每每此时她总是陷入窘迫。窘迫之中的母亲,灵机一动,想出一个办法:用画画代替写字。她将信纸划分为五个区域,在五个区域里画上简笔画,用来表达自己想对我说的话。

母亲的不得已之举深得我心。我第一次看到她的简笔画是在小学四年级,其他同学的信纸里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只有我的信纸上是漂亮有趣的图画。喜欢看小人书的小伙伴都投来羡慕的眼光,让我颇为得意。我在自豪之中细读母亲的画:画里的小人是我,每一幅画,小人都做着不同的事情:小人端坐在书桌前写字;小人弯腰向老师问好;小人在家里围着围裙洗碗……我捧着母亲的画,如获至宝,爱不释手地看了一遍又一遍。

随着年龄的增长,母亲在家长会的小人画,不再给我带来自豪感。同学们的“家庭寄语”上都是工整的字迹,优美的语句,只有我的“家庭寄语”上依旧是稚嫩的小人图画,我忽然觉得自己是个另类,开始嫌弃母亲的画。上高中以后,母亲再没有参加过我的家长会,我心里才开始觉得轻松,终于不会因为母亲的不会写字而在同学面前丢面子。

大学毕业的第一年,工作单位离家远,过年过节回家成了奢侈的一件事。那一年重阳节将至,母亲打来电话说给我寄一些家乡的米糕。我正思家心切,想到能吃上来自家乡的米糕,心里可高兴了。第二天傍晚,我就收到了母亲寄来的快递箱。

迫不及待地拆开箱子,米糕的香味扑鼻而来,各式馅料的米糕用保鲜袋分袋装着。我随意拆开其中一袋,发现袋子里有一张纸条,上面画着一株花生和几粒花生,我有些惊讶,母亲怎么会画花生?又拆开了一包米糕,依旧从中掉落一张纸条,上面画着:芝麻荚和芝麻粒。仔细观察,原来每一袋米糕中都附上了一张小纸条,纸条里的画,就是米糕的馅料。母亲为了方便我辨识米糕的馅料,特意用纸条,自己亲自画画告诉我。

看到母亲蹩脚的画,我忍俊不禁,心里却又忽而涌上一股暖流。

那天晚上母亲打来电话:“米糕放冰箱里存着慢慢吃,每一种馅料我都做了记号的,你想吃哪一种,就热哪一种。”听着母亲电话里的唠叨,我眼睛禁不住湿润了,心潮澎湃,脑海里浮现的是母亲架着老花镜在布满油渍的饭桌上一笔一画画画的场景。

我将米糕里的纸条一一取出,叠好,装进铁盒里收藏。笨拙而有力的线条里是母亲浓浓的爱。



那些常被误读的词语

- 说(shuō)服
用话劝说别人。说服,用理由充分的活使对方心服。不读“shuì服”。
- 鼻塞(sè)
闭塞、阻塞。鼻塞,鼻子堵塞。不读“鼻sāi”。
- 佣(yòng)金
佣金,买卖时付给中间人的报酬。不读“yōng金”。
- 叱咤(zhà)
生气时对人大声嚷。叱咤,发怒吆喝。不读“叱chà”。
- 馄饨(tun)
馄饨,一种食物。不读“馄dun”。
- 模(mú)样
形状容貌。模样,长相或装束打扮的样子。不读“mó样”。
- 拘泥(nì)
固执、死板。拘泥,拘束、不知变通。不读“拘ní”。

食事



“魔芋”味的记忆

□许彩凤

母亲爱种魔芋。屋子附近有片田,那里是魔芋的天地,也是母亲的天地。

魔芋植株浅绿色的长圆形叶片长得极茂盛,在田间地头随处可见,倒无出众之处;笔直的茎秆上长满白色或绿褐色斑块,乍一看,很像一条缠绕着的花斑蛇;球茎状的果实深藏在地里,外皮黑黢黢的,扁圆状的“球体”上布满小小的坑洼,中间瘦进去的地方凸起一根尖尖的红色芽头,模样看起来十分怪异,堪称果实界的“东施”。母亲说,魔芋生食有毒,必须经过加工制作后才能食用;若制作成功,吃起来就爽脆有弹性,是一道美食。我不禁想:魔芋如此极具“魔性”,它的得名是不是与此有关呢?

做魔芋,是母亲的拿手绝活儿。“秋风起,柚子黄,枫树换上红衣裳”,此时的魔芋茎叶已近干枯,如垂暮的老人在秋阳的爱抚下耷拉着头颅。山坳里一阵凉风吹过,倾尽了毕生精力的茎叶了无牵

挂地回归土地,这时候深藏在地里的魔芋已完全成熟。

晴朗的秋日,是收获魔芋的好时节。母亲扛着锄头从田里把魔芋挖回来,洗净淤泥,削掉外皮,就露出里面白如凝脂的果肉。童年的夜晚,昏黄的灯光下,母亲坐在一把矮凳上,用一根削尖了的木棍插进魔芋的果肉里,然后手持木棍,把这滑溜溜的“白色圆球”放在地上盆子里的一块粗糙的石板上,一上一下地细细研磨,一股股白色的、浓稠的、冒着细泡的汁液顺着石板流进盆子里。“白色圆球”逐渐变小,最后只剩下拳头一般大了,母亲抽出木棒,徒手磨起来。待到把所有魔芋都磨好了,她的手已红肿起来且奇痒无比,因为魔芋含有一种容易导致过敏的成分。母亲往粗糙的手上抹了一些盐巴,说这样有褪红肿和止痒的功效。未等不适消失,下一道工序便接踵而来。把磨好的魔芋汁液倒入锅中熬煮,霎时,热浪

翻滚,魔芋在白烟缭绕中得到升华,流动的汁液慢慢凝固起来,摇身一变成为轻触即弹的“黑豆腐”——魔芋迎来了它的“高光时刻”。

一个周末,我和女儿一起逛超市,看到了货架上摆放的儿时在厨房里常见的“黑豆腐”——魔芋,各种用魔芋加工而成的包装精美的小零食琳琅满目,一群跟女儿年龄相仿的学生也正围着货架兴致勃勃地挑拣着。我很诧异,没想到魔芋居然“逆袭成王”登上“大雅之堂”。女儿挑选了香辣的、酸辣的、低脂的等各种口味尽收“篮”中。我是家庭“煮”妇,“黑豆腐”更适合我,我们各“买”所需,满载而归。

先切片,手起刀落之间,一片片晶莹剔透的魔芋在菜板上排列开来;烧水,把晃悠悠的魔芋片放入热水中,焯掉碱水,除去涩涩;点火,放入魔芋片,开始翻炒;然后,手持碗筷,满怀期待……是魔

芋,却完全不是母亲做的味道,少了魔芋该有的鲜美,少了魔芋该有的口感……我突然鼻子一酸,想起母亲来。那天晚上,我给母亲打了电话,问她什么时候要做魔芋?母亲很惊讶,说早些年田地都种茶了,好多年不做魔芋了,我只好“哦”了一声,悻悻地挂了电话。没想到几天后,母亲送来了一袋沉沉的东西——魔芋。她特地买来生魔芋,赶着做好了给我送过来。我有些兴奋,又是一番切片、焯水、翻炒、动筷,百“嚼”不厌,就是这个味!母亲一脸期待地问:“能吃不?”我连连点头:“好吃,比肉还好吃!”

后来,每年到了魔芋成熟的时节,不等我们几个孩子开口,母亲就忙碌起来……



(CFP图)

乡情

门前喜鹊屋后路

□姜燕

放假回乡下老家小住,听得最多的是门前喜鹊的喳喳叫,走得最多的是屋后的小路。

喜鹊是体型中等的鸟,羽肩和腹部是白色的,其余基本是黑色,只在头颈和尾巴末端有蓝黑色光泽,给它增添了几分贵气。它们喜欢成群结队的生活,响亮的叫声常常把我从清晨的睡梦中唤醒,惹得我忍不住起床去看它们。

看喜鹊是会让人心里不由温柔起来的,因为最常见的画面便是看到一对喜鹊在高高的水杉树顶端并肩而立,有时一起静静地看向远方的朝霞,有时又互相看着,再有时相携相伴地飞去飞来。那是喜鹊们的岁月静好,它们自由而相爱的样子,总让我不由得哼起黄梅戏中经典的那句唱词:“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

偶尔也会看到喜鹊落单的时候,不过我想它那是在等待因故暂时走开的伴侣吧?

看,蓝蓝的天空像一把琴,门前的几条黑色电线是琴弦,一只喜鹊如同琴谱上的音符在电线上翘首期盼,一会儿跳到这根电线,一会儿跳到那根电线上,圆圆的小眼一直看着远方。喜鹊在等待着什么,我在抬头看喜鹊,不远处田野里抽穗的稻子正散发清香,岁月幽静,我的心变得温柔而愉悦。“喳喳喳喳”旁边树上传来喜鹊的叫声,一定是电线上那喜鹊等候的爱人回来了在召唤它,因为刚刚落单的喜鹊正欢快地振翅飞过去,不一会儿就听到它们俩一唱一和的鸣叫,仿佛在

一问一答讲着刚刚分开时的牵挂。

不打扰喜鹊们的恩爱,我悄悄走到屋后的路上散步。早晨的阳光,将路边草木的影子拉得很长,投射到路上,路被分成了一格格光影。路边玫红色的长春花开得正好,未干的露水衬得花的脸庞清新又娇嫩;一棵狗尾巴草斜斜地伸出来,晃着毛茸茸的脑袋,点头向我招呼;邻居家爬藤的豇豆在路边开着紫色的小花;谁家家长在路旁的辣椒红红的挂了满枝干……这些乡间的植物寻常中透着亲切,看着它们在路边欣欣向荣地生长开花结果,一颗心便怎么也无法遏制地喜悦开来。

有时在路上走着走着,遇到很久未见的叔伯阿姨,向他们问好,听他们唤我的小名,问我什么时候回来的,听他们说一句:“燕子没怎么变,还是那个样子呢。”我就又不由得笑起来,他们这是夸我年轻。其实,一别经年,人面暗换,远离家乡那么久,节假日的时候才偶尔回来,哪会有改变呢。

黄昏时天边晚霞似锦,屋后的路被渡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有着柔和的安静。我行走其间,想着:那些晨起喳喳叫的喜鹊,是不是都已经归巢歇下了呢?

帘卷西风秋思落

□蔡安阳

一片落叶,一抹流云,片片落花……秋以它独特的语言,不动声色地穿过时光岁月的罅隙,晕染了季节,扎根在心底的记忆,若隐若现,时而模糊,时而清晰……

初秋的风,吹动了窗前疏落的影子;初秋的雨,洒湿了一窗淡淡的秋色。只是这股静候初秋的风一场、雨一场,就安心于几页闲笔里风起雨来,收纳了时空里的空白,只留下耳边唱晚的蝉鸣。

那一年秋风起,山冈上的野花恣意地在风中摇曳,老南瓜在墙角神态安详地仰望望着碧空。蟋蟀忽远忽近地叫着,桂花的香气萦绕,缥缥缈缈。才刚刚立秋,母亲已经穿上了长袖的天蓝色衬衫,她走到院子里,背起竹筐,拿起镰刀,朝外面走去。我跟在她身后,看阳光照着地白皙的面庞,那时她还很年轻,像院子里开得最美的那棵桂花树一般好看。每到秋天,嗅到桂花的芳香,我便想起母亲那消瘦的背影,沿着蜿蜒的林荫道渐行渐远……

林荫道的尽头通往一条小溪。小时候,我总是偷跑出去到溪边玩耍,即使秋天的小溪溪水冰凉,我也会跟着溪水摸鱼,为此经常被母亲责怪。还记得那年我在溪边玩耍时,看到一条浑身翠绿的蛇在落叶间恣意窜窜地朝我吐着芯子,吓得我一屁股摔到小溪中,然后连滚带爬地往家跑,一边跑一边惊慌失措地呼喊着母亲:“妈,妈……”长大了,我常独自一人回味年少时喊妈的样子,那般惊慌失措,那般惶惶无助。如今,母亲还是原来的母亲,我们却学会了躲躲藏藏。

秋风寒凉,思念悠长,缠绕在心,多少情止于无奈,几多无奈几寒凉……

那一年秋雨急,父亲披着长衣,坐在门檐望着窗外落雨如珠,袅袅轻烟在指尖腾起。眼瞅着该收割水稻了,可是老大却迟迟不肯放晴,这可难为了他。父亲每天都会到地里走一走瞧一瞧,如若秋雨细

细,他便会带着我同去。他很少会牵着我的手,更别说是我扛在肩头,只是默默地走在前头,时不时回首望望掉队的我。依稀记得,父亲的背影不同于母亲那么单薄瘦弱,虽然他并不高大伟岸,但宽厚的肩膀,总给我以莫名的安全感。只要能瞄到他的身影,我就从不感到害怕。于是我尽情地在秋雨中奔跑,惊起避雨的蚂蚱、蝴蝶,追赶着麻雀,甚至敢用竹竿去挑衅癞蛤蟆,直到听到他的呼唤——“儿啊,快点……”我才丢下手中的物件朝他奔去。

秋风习习,秋雨淅淅,与父亲穿梭在稻田之间仿佛已经定格成为一幅画,画中秋风轻轻轻撩拨着金浪,而那时候不曾觉察到的秋的味道,如今却不知不觉地钻入到鼻间。

家乡的秋天是静谧的,它积累沉淀,带着丰收的喜悦;它沉思静悟,回味时光里的那些静好与明媚;它深沉浪漫,缠绵的絮语,满地相思。家乡的秋,使岁月回归于静,也让我感受到了生活中的厚重。“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所望之月,我想一定是“秋月”。秋天,很难不勾起人们对家乡对亲人的思念吧!

秋风袭来,漫卷帘窗,翻动的书页,在阳光下跳跃。回望走过的半生岁月,一路艰辛经历几多,一路成长,走向成熟。蓦然回首,那些或深或浅的脚印,已涂满秋天的绚烂多彩。

四季

